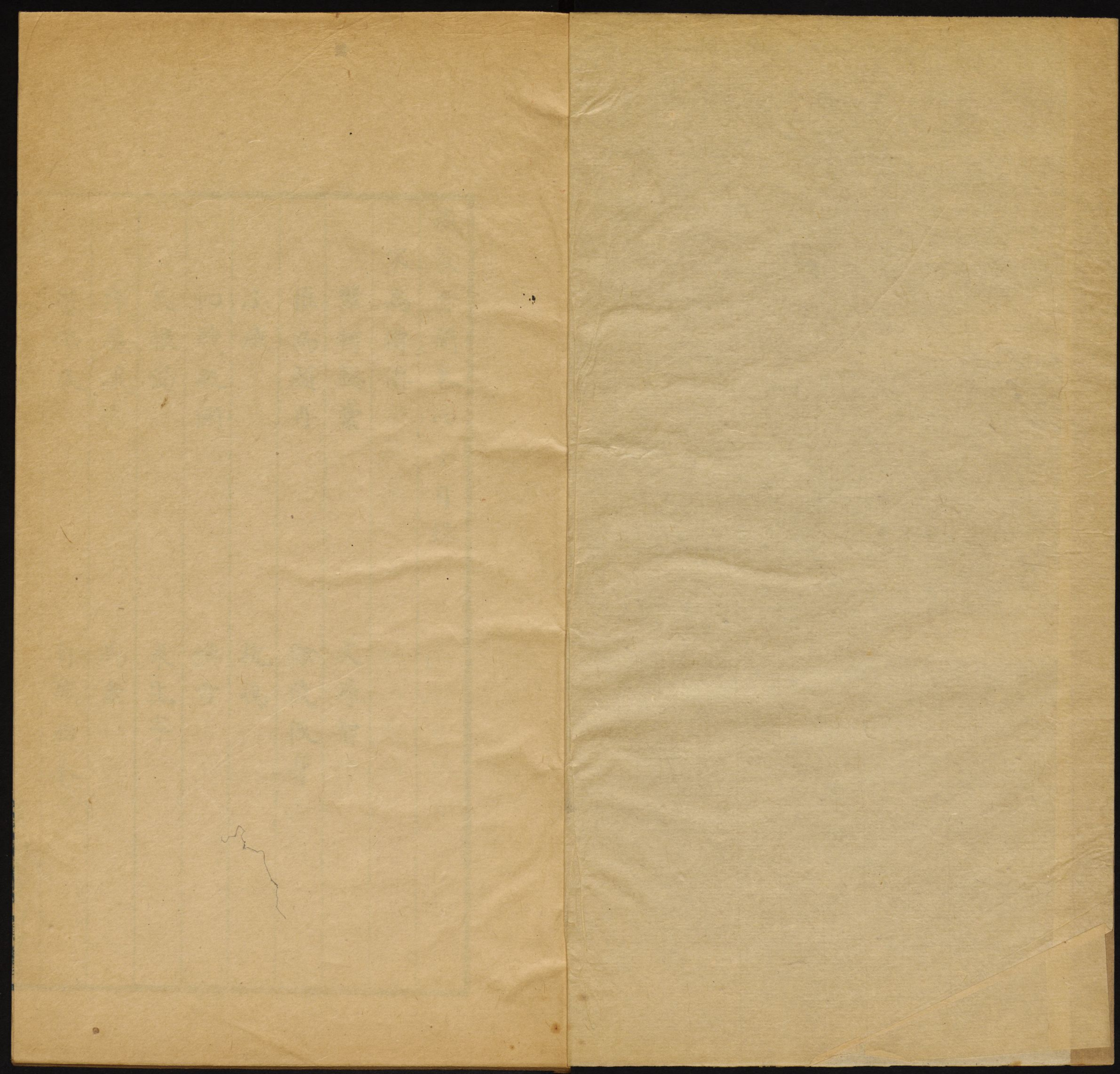


1810
TNC 15384

15

46435





藏教音聞卷四十四目錄

宋高僧傳

繁柯懿葉

推為顏丹

小威

四戰之國

天眼偈

降魔藏

鑿佛床

宋高僧傳

繁柯懿葉

文殊智源

徐陵後身

杭嶋

換舌

來生字

馬素

自然胎衣



莫高窟大佛書

珠佛

跛脚驅烏

棘林香

隋成唐成

慈味道散

長屋

杭標雲畫

採扶桑啖虛蠶

遍作笙簧

石霜枯木衆

龍宮仙方

戒月

澄什聯芳

風月同天

蛇海魚海鳥海

義盡省躬

釋氏威鳳

洞冰雪摩雲霄

天標地標

黎華蜜

無名

鸚鵡舍利

拾得打我

神身與塔齊

若撼金鐮

羅浮石室

三宣三

文雄神主

真君堂

赤眼歸宗

小果散聞

和

渠潘

獨柱觀

些

食油師

莫高窟大寫經

曠面陰雨

牛雲

不思議光

無漏師

鑑當佛心

口出雙鳩

古莽國

山王邀話

草音讓窟

牒衙推

陰陽注受

尖頭屋

密修神化尊者

點師

樹禮茶頭

啖素餽子

棗栢

長者泉

口角白光

飛象

試塔和尚

枯龜瘦鴈

三白和尚

束草師

招手石

驪龍吞珠

瑞李

佛國笙歌

三刀法師

鷓鴣見

十佛連珠

青桐發汗

一城聞經

聰明經

綠玉

德潤寺

漢南無以...書

莫南無以...書

魚脫鶴飛

竇公郎

水清石見

金色蝶

紀丁蘭

戲貓

剃山神髮

護生井

白猿梵

各歸本性

三白味尚

蘇子

三白味尚

本草

三白味尚

蘇子

三白味尚

蘇子

藏教音聞卷四十去前半兩點轉回景一靈一

宋高僧傳曰刺去一門蘇公出領皆琳

繁柯懿葉無白曲為初來似買羅錦天蓬歸所

釋玄逸姓竇氏即玄宗神武皇帝從外父也繁柯

懿葉莫我與京昆友姪弟多升朝列或以靡麗自

持或以官榮相抗逸乃風神秀朗蕭洒拔俗悟色

空之迹到真寂之場糠粃膏粱么麼軒冕以下義解

文殊智必無世古新來却歸自慈之口八由亦不筆

釋惟慈發愿撰疏通楞嚴經義及歸院夫誓寫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文殊菩薩像別誦名號計一十年厥志堅強遂有
冥感忽夢妙吉祥乘狻猊自憇之口入由茲下筆
若大覺之被善現談般若焉及將徹簡于卧寐中
見由口而出在乎華嚴宗中文殊智也
推為顏冉
釋法海少出家于鶴林寺白駒匪食其場苗金翅
俄翔其海向曲從師教周覽群經大壑納川鄧林
聚羽嘗謂人曰佛法一門極唯心地餘皆椎輪也
天寶中預揚州法慎律師講肆同曇一靈一等推

為顏冉焉

徐陵後身
釋智威富有辭藻著莸嚴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
相表時傳威是徐陵後身

小威

釋慧威聞縉雲大威禪師盛行禪法裹足造焉刻
志忘勞覩威墻奧一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造業
時謂小威

杭鳴

杭烏山者越俗言訛合言杭鳴謂浙江所渡古用
杭筏到岸杭故云鳴也

四戰之國既在蘇興曰十里固不非蘇興釋宗密道既蒙馨名惟烜赫或曰密師為禪耶律耶
經綸耶則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

焉

換舌

釋知玄眉州洪雅人每恨鄉音不堪講貫乃于象
耳山誦大悲呪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

天眼偈

李商隱久慕玄之道學後以弟子禮事玄時居永
崇里玄居興善寺義山苦眼疾慮嬰昏瞽遙望禪
宮冥禱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後
鳳翔府寫玄真李義山執拂侍立焉

來生字

釋智侗始臨八十一而克意學歐王書體僅入能
妙或問之曰吾習來生字耳

降魔藏

釋藏師趙郡人性好獨處譙多厲鬼特魅于人藏

七歲隻影閑房孤形迥野嘗無少畏故號降魔藏

以下習禪

馬素

釋玄素謚大律禪師俗姓馬氏後人多以俗氏稱

曰馬素

鑿佛床

釋如會禪客仰慕決求心要僧堂之內牀榻為之

陷折時號折床會猶言鑿佛牀也

自然胎衣

釋曇晟始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緇衣焉堂中失

珠佛

偽唐李氏國境荐飢陂湖間多生麤蚌百姓競取
而食其年免殍仆者十有七八明年豐民猶采之
無何有獲巨蚌可二尺餘提歸擊磔擊瀉曾無少
損其人呪垂放之俄自開張吐出佛像長僅尺許
相好俱全若真珠色號曰珠佛焉

石霜枯木衆言真杜也釋慶諸得石霜山便議終焉之志道吾躬至石霜山日勤執侍往還問荅語在別錄諸貌古氣真世無能識時洞山新滅俄為遠方禪侶圍遶因入深山無人之境結茅宴坐時衆追尋倏有見者皆號哭交請出為吾曹諸將安注由是晨夕被遊學者扣擊可無希數以應之乎如是二十年間堂中老宿長坐不卧屹若樞杌天下謂之石霜枯木衆是也

跛脚驅鳥

釋慧寂叅大瀉山禪師栖泊十四五載而足跛時號跛脚驅鳥龍宮仙方

處士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釋道宣結林下之交時天旱有西域僧于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池水日漲數尺有老人夜詣宣求救頗形倉卒之狀曰弟子即昆明池龍也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曰吾無能救爾、可急求孫先生老人至思

邈石室云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
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乃救爾老人
曰此方上界不許輒傳今事急矣固何所吝少選
捧方而至邈曰爾速還無惧胡僧也自是池水大
漲數日溢岸胡僧術將盡矣無能為也以下明律
棘林香

有一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觀史天宮持物
一苞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
戒月

釋道成居于天邑演波律乘戒月揚光圓而不缺
德瓶告寔滿而不傾

隋成唐成
成公與隋蔣州道成同號隋成精乎十誦著述尤
多唐成傳乎四分譯講偕妙

澄什聯芳
釋道岸堅修律儀深入禪慧越中初法師者秘藏
精微罔不明練岸聞善若驚同教相應期牙合契
澄什聯芳明鑑莫疲洪鐘必應皆窺天挹海虛注

寔歸其利博哉無得稱也
慈味道聲不即輪
釋道光學通毗尼于時夏淺德崇壇場屬望蓋天
登賚真士為東南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

風月同天

日本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于衣
緣繡偈云山川异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
緣所言長屋者則相國也

長屋

見上

蛇海魚海鳥海

日本國有沙門榮睿普照寺東來募法請釋鑒真
為海東導師真許之出洋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
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
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絕沒洎出鳥海泛水
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

杭標雪畫

釋靈澈稟氣貞良執捺無革而吟咏性情尤見所
長居越谿雲門寺秘書郎嚴維劉隨州長卿前殿

中侍御史皇甫曾觀面論心皆如膠固分報唱和
名散四陬澈遊吳興與杼山畫師一見為林下之
遊互相擊節江表諺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謂一代
勝士與杭標雪畫分鼎足矣美賦文畫日本
義盡省躬亦與釋省躬性靈天發于毗尼道學如溫習時有擊論
互指為迷者必請見躬為其判之坐分曲直諺曰
義盡省躬言到躬義無不盡也其博綜律乘扞禦
師門也若此

採扶桑啖蠹蠶

躬師姑蘇開元道恒曰自吾有躬也惡言不聞
矣躬避席葉拱而對曰某不佞也仰師之道若採
扶桑以啖蠹蠶所患者未能嘔繁絲以報主耳恒
曰視子吐園客五色絲可供黼黻之資言太謙矣
釋氏威鳳

釋道標年七歲時神清氣茂不雜凡童倏有大沙
門手摩其頂曰此孺子目秀如青蓮得非我釋氏
之威鳳乎苟能捨家必有善稱不然乘雲霓薄天

漢吾不可得而知也
通作笙簧
標經行之外尤練詩章詞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
吳興有畫會稽有靈澈相與訓唱通作笙簧故人
諺云雲之畫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標摩雲
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波三上人當四面之敵
所以詞林樂府常采其聲詩
洞冰雪摩雲霄見上
天標地標

景陵子陸羽云夫日月雲霞為天標山川草木為
地標推能歸美為德標居閑趣寂為道標名寔兩
全品蒸斯當
文雄神主
標穀價軼于公卿間故與之深者有相國李公吉
甫大司空嚴公綬右僕射韓公臯中書舍人白公
居易隨州刺史劉公長卿秘閣嚴維小諫朱放等
並心交塵外分契林中萬境在空驅之為射御五
峯滿眼立之為疆場文雄而丹鼓不衰神主而一

戰自勝者也
梨花蜜
莊嚴寺中常貢梨花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蠟房所
取者
真君堂
釋從禮以梁乾化中遊天台乃挂錫于平田精舍
時夏亢陽主事僧來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蔬枯
悴請闍黎為祈禱禮曰但焚香于真君堂真君者
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仙官受任為桐栢真人

右弼王領五岳司侍帝晨王子喬來治此山是故
天台山僧坊道觀皆塑右弼形象薦以香果而已
自此俗間號為山王土地非也時主事向仙祠而
呪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雨霏三日而
止
無名

釋無名姓高氏洛陽人得會師付授心印會先語
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

法

赤眼歸宗

釋智常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常有异相目耀重瞳
遂將葯薰手恒磨錯不覺目眦俱紅號赤眼歸宗
矣

鸚鵡舍利

韋臯末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
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舍利焉以下感通

小果報聞前代拾得者封干禪師先是偶山行至赤地道側仍聞

見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已來初謂牧牛之豎
委問端倪云無孤棄于此封干携至國清寺付與
典座僧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
令知食堂香燈忽于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槃而
食復呼憍陳如曰小果報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
拾得打我

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烏鳥所取狼籍拾
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
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

和
釋和者莫詳氏族本生其為僧也狂而不亂愚
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為聖
神身與塔齊

成都郫縣法定寺有浮圖頗多靈異彼為霆震拔
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釋惟忠乃叩楹
于聖弥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
心柱耶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觀之乃龍神
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

以身扶翼立與塔齊忠之感物也如此

渠

潛

渠子入切潛女立
切渠潛水動貌

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涉海來至池

陽觀九子山焉心甚樂之巖栖澗汲趣爾度日藏
嘗為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葯云小
見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渠
潛然時謂為九子山神為湧泉資用也其山天寶
中李白遊此號為九華焉俗傳山神婦女也

若撼金鏢

地藏滅後洎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動
骨節若撼金鏢焉
獨柱觀
金華山北洞百家巖有石穴釋神暄居中止息不
構庵室作露地頭陀復無牀榻然有神人吐紫色
雲氣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猶獨柱觀焉
羅浮石室
羅浮山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長溪仙人
仙禽玉樹朱草生于上半入海中

此師

釋此師又名青者蓋是不與人交狎口自言此
此故號之矣德宗朝于渚宮遊衣服零落狀極慙
癡而善歌河滿子縱肆所為故無定檢嘗過醉伍
伯于塗中辱之抑令歌唱此便揚榘揭調詞中
皆訐伍伯陰私惡迹惡迹人所未聞事伍伯慙惶
旁聽之者知是聖僧拜跪悔過焉貞元初多入市
肆聚群小隨逐楚人以興笑本矣不測其終
三宣三一

釋義宣者晉陵人也毗陵多出名士僧有三宣慧
德義是歟時于江都習業與會稽曇一閩川懷一
慶雲靈一同門為朋也晉陵既有三宣慎門復出
三一焉江表資為羨設三一皆法慎師之門人
食油師
有僧慙狂遊行無度每斲中唯食麻油幾升如見
巨器盛施之則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是日又
在湖南齋分身應供號食油師焉
齋而陰雨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
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
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其簷禁之不止其
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毋壞我
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
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
聚壞樁蓋木佛像悉代薪炭又于煨火燒炙鯉魚
而多跳躍灰炷弥漫撫掌大笑不具七筋而食面
垢不齷之輒陰雨吳人以為占候

牛雲不語
釋牛雲童蒙之歲遣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年十
二出家朴鈍益難誦習乃曰我聞台上恒有文殊
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倘見文殊惟求聰明學誦經
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至東台頂見一老人然
火而坐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雲曰吾
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
聰明果報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請師
先行雲乃遊徧台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

到北台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為驚怪問曰適于
東台相別為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
遲雲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鳴足
禮拜老人云休禮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
而昏鈍也老人閉目倏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為
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為僧而闇鈍耳汝于龍堂邊
取一鑿來與汝斲却心頭瘀肉即明快也雲遂得
鑿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即開因閉目
次有似當心施鑿身無痛苦心乃豁然自後誦念

經法歷耳無忘雲名亡上字承文殊記識本迹為
牛故時號之焉
不思議光
釋法照到五台縣佛光寺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
北山下來射照忙入堂內乃問眾云此何祥也
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
無漏師
釋永安身裁么麼面色黧黥言音鄙惡人皆未嘗
見其登圓而旋溺也故時呼為無漏師

鑑當佛心

釋慧聞嘗于澱江鑄丈八金身像有青溪縣夫妻
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為誓呪之曰此鑑鼓鑄若
當佛心前乃是夫妻發心之至也迨脫摹露像果
然

口出隻鳩

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遊行穰鄧州間日食二
鷓鴣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迴避嘗饌羞之次有
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與之食訖老僧盥漱隻鳩

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足復全其僧寔不食此禽自爾衆人崇重號曰南陽鳩鳩和尚也有歎之曰昔青城山香閣黎飲酒啖肴然後吐出雞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坑穴中同也

古莽國

古莽國多眠五旬一覺以夢為寔以覺為妄

山王邀話

釋如敏盛化嶺外劉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請

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乃私署為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為侍者頗副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脊間却之潛令下山迴顧見敏入地焉苦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出往迎之問曰師焉注乎曰吾與山王有舊邀命言話嚴戒之曰所由無宜外說洩吾閑務

革音讓窟

釋全宰入天台山閣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

草音山精讓窟萃其間率之五也二十翁平無為
牒衙推率入天台山圖業人與寒山子西謝樓和皆
半釋懷濬慙而且狂乃逆知未兆之事其應如神有
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画道
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
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
授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為詩上南平王
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
輸誠于淮海遂解重圍

陰陽注受

釋僧緘入蜀居淨衆寺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
卯歲于偽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于
松竹間見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
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大和
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明日再尋香沉散跡
一日復扣闕自來云暫去禮峨眉結夏于黑水方
還緘于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
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抽賦稿

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
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
是本也絨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
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幽
公杜琮之祠坐于西廡下俄有數吏出降階再拜
絨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叅處厚惶遽而作絨曰此
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
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
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

樹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
注陰受也

尖頭屋山古之釋師簡弗循戒範放肆恬然好懸記杭越間灾福
曾言尖頭屋已後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
火熟之應言無爽矣

密修神化尊者
釋王羅漢者不測之僧酷嗜彘肉開寶初年六月
內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夜寄夢與數人曰布漆

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剝起肉色紅白有
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于本寺時
僧正贊寧作碑紀異漢南國王錢氏私易名為密
修神化尊者無名

點

釋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印南
尖大邑山寺多遊廛肆中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或與
人接必指點而言故目是稱焉

樹禮茶頭

釋行滿栖華頂峯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灶居房檻
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树每遇滿出坐也其
寄生木必嫻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滿去
則屹立亭下更無動搖一林猶無所感其妙
啖素餛子不出氣氣幾于三歲高興禪里到而不厭
福州楞伽寺鑛師者時侍御史皇甫政為留後請
入府署因作肉餛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錯
悉陳于前意驗其凡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
餘者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嘆

棗栢唐開元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該博古今洞精儒釋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于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與鄰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于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甜至今呼為長者泉又造論之

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于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為恒矣

長者泉

見上

口角白光

見上

飛象

阿耨池岸香醉山陰象則鼓雙翼以飛騰用七支而巧便與夫海山之象百倍絕倫象中龍也

試塔和尚

唐譙王重福歸心于愷禪師為其造生藏塔時愷

師疾已危篤譙王使問師後孰繼高躅愷曰貧道
有正壽在王問諸僧誰為正壽或曰和尚有弟子
在山光迹韜晦王遣使召到壽白愷師曰喜王為
檀越其塔已成某欲為先試得否愷曰善為吾試
是時壽攝衣合掌入塔歛容瞑目結加趺坐便即
滅度全身不散時號為試塔和尚

以下遺身

枯龜瘦鴈

釋元慧髻齡穎悟長而溫潤畏作枯龜思為瘦鴈
出家居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法吳會之間謂為三

白和尚焉

三白和尚

見上

束草師

釋束草師者不言名姓常負束藁坐卧于兩廊下
不樂住房舍或云此頭陀行也經數年寺內綱任
勸其住房或有誚其狼籍曰爾厭我邪世不堪戀
何可長也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且
無遺骸京邑信士遂塑其灰為僧形置于佛殿偏
傍世號束草師禱祈多應焉

招手石

天台山中有招手石者昔智顛夢其石上有僧臨海上舉手相招召之狀顛入天台見其僧名定光耳輪輦上過頂亦不測之神僧也及相見乃問顛曰還記得相招致否顛曰記不得曰此石名招手石界繫之牢不無我所浮生之命連在色身而增靳三固但長慳貪若驪龍之吞珠猶犂牛之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也

瑞李

肅宗于鳳翔開元寺置御藥師道場忽于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念誦僧元皎等表賀荅勅曰瑞李繁滋國之興兆生在伽藍之內足知覺三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

以下讀誦

佛國笙歌

釋懷玉一日念弥陀佛五萬天寶元年六月九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窗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見阿弥陀佛觀

音勢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
肉身現在後有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
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為挂銀臺一云
新是台州刺史段懷然詩也

三刀法師
三刀法師本姓曹廬陵人也恒持誦金剛經以筒
盛經佩之于身無何被括為軍選充行營小將非
其所好遂亡命焉時徵兵頗急牒諸處要害捕逐
于本州洋口擒送吉州刺史劉寧令于朱木槁處

青死三下刀俱折劉怪問之遂言素志問經何在曰
被獲時遺墮遂令搜取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
刃痕而幾絕劉拱手稱嘆久之乃縱其為僧奏聞
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

鷓見

十釋明度慈濟為心有鷓巢于屋楹乳養二雛度每
以餘粥就窠哺之復呪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
忽早學飛墮地偕殞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
兒等本受卵生小類蒙上人為養育誦持迴向今

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
至十月滿往訪此家男婦果孿生二子入視之數
日遂呼曰鴿兒一時迴頭應諾公心即冥立九
十佛連珠意氣滿山不歸者十至對其養二
釋少康乞食得錢誘掖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教
即付一錢後于烏龍山建淨土道場令男女弟子
望康面門即高散唱阿彌陀佛從口出連誦十
散十佛若連珠狀對康果孿百有八
青桐發汗其佛傳問之聖言

釋宇素居京興善寺其院幽僻庭有青松四株皆
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
何發汗頗汗人衣如輟脂焉而不可浣時相國鄭
公綰嘗與丞郎數人避暑且惡其滴漉謂素曰弟
子為師伐此樹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呪之曰
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之淋漉為人所惡同惡
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
蹤其汗滿部一知皆備之
一城聞經叶尚云此世知亦

釋華嚴和尚居在幽州城北恒持華嚴經以為淨業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愬之為幽州都督也夜聞經報品次歷々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諷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乎荅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送往州西馬鞍山竹林

寺內施僧及遣使賣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覓竹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之曰且隨吾來倏覩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齋還二分一與張仁愬一與華嚴和尚自此方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

聰明經

釋文照專誦諸經罔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曇延法師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

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于彼
必謹而持取感應若俯拾地芥耳即袖中出以授
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即執讀七過而便驚寤經猶
在目然後念通無滯如久習焉自此聰敏日新辯
給在口時謂為觀音附麗于厥躬也

綠玉

唐長慶中東京有客僧自遠而至狀輒粗暴見寺
中淨人咄曰與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遮
戒檢遂奪其餅擊寺外栢樹瓶則鏗然已碎其酒

凝滯不流著樹如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臭寺
僧驚怪顧客何為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預飲
此物一杯則諷吟瀏亮率以為常非此不可上人
勿怪將器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畧無子遺

德潤寺

明安德潤寺者吳太子太傅都鄉侯闡澤書堂後
捨為伽藍其題額取澤字也

魚脫鶴飛

釋鴻楚其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宮伽藍遂祈二

親亦願隨注網疎魚脫籠揭鶴飛杜若殖于蘭洲
新增染于絳色互相切直誦習弥通梁太祖賜紫
衣并號固讓弗聽終不披著時詩人鄭說贈詩云
架上紫衣閑不著案頭金字坐長看

竇二郎

釋道賢不知何許人也持諷孔雀王經以為日計
長興未明宗晏駕立從厚為帝鳳翔清泰不恭其
命遣王思同帥師伐之清泰問賢曰危甚矣如何
對曰名竇二郎可逆知勝負也清泰出乘城撫衆

其竇八介甲持戈來馬前作迎鬪之狀跳躍已解
甲投戈而走賢曰此外敵必降之象也果如斯說
清泰乃擁兵而東名賢俱行入洛即帝位改元曰
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何邪水清石見至二年勅
移并州晉高祖為天平軍乃阻兵自固潛連契丹
長驅入洛果石見之應矣竇二郎者岐人也家且
富焉自荷器鬻水言語不常唯散髮披衣狂走與
李順興相類或遇牛驢車必撫掌而笑迨死焚之
火聚中盡化金色胡蝶而飛去

水清石見見上

金色蝶現上

紀丁蘭

釋守真俗姓紀乃祖乃父素履貞吉奕葉孝行充

塞閭里故鄉人美其孝焉遂目之曰紀丁蘭也

戲

貓戲祖山切虎淺毛曰戲貓

釋慧明天寶中有願于清涼山淮汴阻兵明即旋

策與禪客遇同遊宛陵于上石門置蘭若三所有

大戲來擾如撫龍焉以下興福

剃山神髮

釋代病者姓陳氏以其嘗發大願盡一報代衆生

之病致本名不顯矣大歷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

深入幽邃結茅而居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

形蠻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煠牲牢其神石

像屢隨勸領首顧其神婦畧無俞荅之狀遂剃

神之髮毀撤神婦

護生井

釋僧竭常以復素為漉袋遇汲有蟲投諸井坎時

號護生井恒盈不涸
白猿梵

釋智一居靈隱寺之半峯精守戒範而善長嘯
終乃牽曳其轂杳入雲際如笳葉若揭遊絲徐舉
徐揚載哀載咽颼颼淒切聽者悲涼謂之哀松之
梵于靈山澗邊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
還一乃吮吻張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

白猿梵

以下雜科聲德

各歸本性

釋皎然文章儻麗當時號為釋門偉器貞元初居
于東溪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誨之
曰借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矜
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坐相
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入杼峯與松
雲為偶因頌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
間了無所得况汝是外物何累于人哉佳既無心
去亦無我將放汝各歸本性使物自物不闕于予
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

大以木押頭

黑香油

五明論

四吠陀論

致敬九等

王田

五百蝙蝠

漢持來

異稻種

大樹仙人

曲女城

女婿樹

伸手蔽日

法舍利

宋孤山小孤山

石上餘香

薊上茅城

惟不如一人

豆娑

鴿伽藍

般掾娑果

蛇縈別樹

吉凶幢

像俯首

鼠壤墳

桑蠶種

梅檀鼓

四教義

四教

上上根

轉日

亦愛亦策

藕斷絲連

國清百錄

揚簸汰汰

欽風味道

四馴豹栖鵝

高車大筏

成垣結乳

銀鷺

釋禪波羅密法門

葯人和合

白雞青髓

早穗寒菱

綜經織緯

委羽乘毛

洗軀

銀鷺

如篋如甌

如篋如甌

上義下仁

四生四大性

法界次第初門

歸依

四色勝處

觀心論疏

滑相澀相

智者大師別傳

不息不虛鞋

五根對五臟

四諦對五臟

四無量心

四無量心

雌賴

雌賴

雌賴

國清寺

國清寺

漢南無口圖書

莫高窟大寫經

永嘉集

皆禪波

玄眸智機

隨鋤頭當枕

厭檻忻籠

歷代三寶記

去黑子之應門

橫虎

代岳

圓韻

心珠戒月

揚翅驚鈎

忘道忘山

念塵惑霧

四無量

竟日翠然

賢弟子

銅色人

收珠拾玉

慈悲道場懺法

折意挫情

顯果報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行願四門

傳燈錄

無姻夫妻

分身四分

慢幢癡帆

新對韻

如水傳器

九枝秀草

心白四公

道人氣卓

脅尊者妻

鋸義木義

新心語意知

佛性體相

行願四門

五生帝土未疑計願二門

應離果辨記

無意卦辭

慈悲直如樹木

此卷合王

藏教音聞卷四十一入羅身再味

宋高僧傳

得來和尚

釋貫休姓姜氏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偽邀四方賢

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

蜀主常呼為得來和尚

姜體

休能草書書跡好事者傳號曰姜體

詩囊

長耳
釋齊已閑辰靜夜多事篇章已頤有瘤贅時號詩
囊
長耳

釋行修叅雪峯山存禪師隨衆請問未知詮旨辭
存師言入浙去存曰與汝理定容儀令彼中人觀
相發心遂指其耳曰輪郭幸長垂璫猶短吾為汝
伸之雙手平曳登即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長垂見
者舉目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入浙中士女牽其
耳交結于頤下杭人號長耳和尚

出世護法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斥孔子宋鄭興撰序

孔子以謂佛為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為萬世之
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
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异此皆非吾徒
也

稱居士以下論

歐陽修之編史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與禪
衲游有機緣事跡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

一居士而自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為端人正士乎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移書韓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集無荅子厚書者豈非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辨論也近世王逢原作補書鄙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何區區闡提之甚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

出世

近世伊川程顥謂佛家所謂世世者除是不在世界上行為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淵源而論佛者類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出世間法也學佛先覺之人能成就通達出世間法者謂之出世也稍類吾儒之及第者謂之登龍折桂者豈其真乘龍而握桂哉

大同論

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沿淺至深猶齊一變至于魯、一變至于道誠確論也余

輒是而詳之余謂羣生失真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葯也儒者使之求為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之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舜犬

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犬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常見者堯也

大唐西域記

玄奘譯

持寺沙門

辨機撰

以木押頭其屈支國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匾也

黑香油

曷邏怛邏僧伽藍傍有窣堵坡高百餘尺昔此國大臣曷邏怛邏之所建也功既成已于夜夢中有

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坡未有舍利明且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曰然曷邏怙邏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
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
為爾守宜先白王曷邏怙邏恐王珍貴舍利追悔
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坡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
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
黑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五明論

五明大論一曰教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明巧
明伎術機關陰陽厯數三曰醫方明禁呪閑衰葯

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衰研覈真偽五曰內明
究暢五乘因果妙理

四吠陀論

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
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异能伎數禁呪
醫方

致敬九等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
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

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
王田之內大分為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
建輔佐宰臣三賞聰睿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
異道所以賦歛輕薄徭役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
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
五百蝙蝠

南海之瀕有一枯樹五百蝙蝠于中穴居有諸商
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

其下烟焰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
分已後誦阿毘達摩藏波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
法音忍而不出于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
家修學乘聞法教聰明利智並證聖果

漢持來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
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
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
曰至那僕底

唐言漢封

質子所居因為國號此境已注

洎諸印度土無黎桃質子所植因謂莖曰至那你

唐言漢

持來黎曰至那羅闍弗咀邏

唐言漢

王子故此國人

深敬東土更相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異稻種

波理夜咀羅國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

而收穫焉

大樹仙人

羯若鞠闍國王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競

伽河側栖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栖集

遺尼拘律果于仙人肩土暑注寒來垂蔭合拱多

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

德號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

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華宮禮請

王乃歷問諸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

幼穉女曰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

歸既至仙盧仙人見而不悅曰輕吾老叟配此不

妍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形既毀弊畢世

無婚王使注驗果已背偻從是之後更名曲女城

馬 曲 女 城 現 吐 曰 八 十 五 女 一 曲 題 曲 流 詞 選 樂 事 世
女 壻 樹 至 山 孟 山 入 息 而 不 對 曰 理 吾 矣 史 昭 此 不
號 伽 河 南 有 故 城 號 香 花 宮 城 王 宮 多 花 故 以 名
焉 初 有 婆 羅 門 高 才 博 學 諸 學 徒 相 遊 觀 有 一 書
生 徘徊 悵 望 同 儔 謂 曰 夫 何 憂 乎 曰 盛 色 方 剛 羈
遊 履 影 歲 月 已 積 藝 業 無 成 願 此 為 言 憂 心 弥 劇
于 是 學 徒 戲 言 之 曰 今 將 為 子 求 配 婚 親 乃 假 立
二 人 為 男 父 母 二 人 為 女 父 母 遂 坐 波 吒 釐 樹 謂

女 壻 樹 也 時 假 女 父 攀 華 枝 以 授 書 生 曰 斯 嘉 偶
也 幸 無 辭 焉 書 生 之 心 欣 然 自 得 日 暮 言 歸 懷 戀
而 止 遂 留 住 來 樹 側 景 夕 之 後 異 光 燭 野 管 絃 清
雅 帷 帳 陳 列 俄 見 老 翁 策 杖 來 慰 復 有 一 姬 携 引
少 女 翁 乃 指 曰 此 君 之 弱 室 也 酣 歌 樂 讌 經 七 日
焉 後 自 入 城 拜 謁 親 故 說 其 始 末 聞 者 驚 駭 與 諸
友 人 同 注 林 中 咸 見 華 樹 是 一 大 第 老 翁 陳 饌 奏
樂 賓 主 禮 備 暮 歲 之 後 生 一 子 男 謂 其 妻 曰 吾 今
欲 歸 妻 以 白 父 翁 謂 書 生 曰 人 生 行 樂 詎 必 故 鄉

今將築室宜無異志于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
花舊城遷都此邑
伸手蔽日
無憂王過近護大阿羅漢謂羅漢曰今者如來遺
身舍利欲重脩建諸宰堵波羅漢曰今其時矣王
召集鬼神令各營構功既成已王開八國所建諸
宰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
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莫此事未從欲羅漢白王
命神鬼至所期日有隱弊其狀如手此時也宜

下舍利逮乎期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
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于此時功績咸畢

法舍利

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宰堵波高五六寸書寫
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

孤山小孤山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僊人栖隱于此鑿
崖為室餘址尚存傳教門人遺風猶在孤山東北
四五里有小孤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眾

如來在昔于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
梵王磨牛頭旃檀塗飾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上餘香見上
上茅城
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心中古先國王之所都多
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
惟不如一人

舍利弗尊者大槃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其妻感
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

金剛摧破諸山退矣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
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惟不如一人
為作弟子

亘娑

唐言厲也慈
恩傳作僧娑

昔此伽藍習玩小乘故開三淨之食其後三淨求
不獲時有苾芻經行忽見群鴈飛翔戲言曰今日
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
鴈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
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

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
此鴈垂戒為誠明尊宜旌厚德傳記終古于是建
宰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下焉
鳩伽藍
佛說法時有羅者于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
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于此說法令我網
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
緼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鳩投火而死羅
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

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
建為鳩伽藍

般揅娑果

奔那伐彈那國般揅娑果雖多頗貴其果大如冬瓜
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破
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眾果之結寔
或在樹根若茯苓之在土

蛇縈別樹

秣刺邪山中有白檀香樹旃檀你婆樹、類白檀

不可以別惟于盛夏登高遠矚其大蛇縈者于是
知之由其木性涼冷故蛇盤此既望見已射箭為
記冬蟄之後方來采伐上

吉凶幢在黃亦其和甘美如五樹林吹眾果之語實
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
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

幢動

像俯首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中有金佛像內髻則貴寶

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
求退而嘆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悲愍四生周給
一切今者如何遺像吝寶像乃俯首而授寶焉以
至于今

鼠壤墳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
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
金銀異色為其群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為
從昔者身奴率數十萬眾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

軍時瞿薩旦那王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
神也無所求救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其夜王夢
見大鼠曰敬款相助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王遂令
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方欲駕乘被鎧而
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
既臨而縛受戮

桑蠶種

昔此國未知桑蚕聞東國有之命使以求時東國
君祕而不賜嚴勅關防無令桑蚕種出也瞿薩旦

那王乃卑詞下禮求婚東國君有懷遠之志遂
允其請王命使迎婦而誠曰爾致詞東國君女我
國素無絲綿桑蚕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
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
主者遍索惟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
梅檀鼓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
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以問羅漢羅漢曰龍所為
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回駕祠祭河龍忽有

一女凌波而至曰我主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
絕流農人失利王于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
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自悅國之大臣
王既回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
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
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
而預選敢塞重責請早入龍宮于是舉國僚庶鼓
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
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画水為

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封
一角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
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縣城東南若有寇至
鼓先声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

醉之人亦應並見也
亦愛亦策
巧修止觀出世之行者如人乘馬亦愛亦策也
藕斷絲連

譬如斷藕若手折斷絲連若用刀斷藉絲俱絕次
第証果之人見惑雖盡思惑猶在超證之人則見
思俱斷也

四卷

四卷

八國清百錄隋沙門淮頂纂

揚簸汰

謂以淨心揚簸不善以禪淨水汰不淨

白雞青髓

智顛禪師童真出家聰敏易悟寓居荆峽遊化幽
并禹穴將探台山是卜白雞路出青髓巖開攀桂
結宇蕭然憇止林交五柳既馥梅檀之氣塔現三
層終懸水精之色雲崖天樂不鼓自鳴石室金容
無形留影秀嶺嶽峯浪波浩瀚洪濤蜃氣冒遠苞

空巨壑喬松干雲翳日翔集飛走叢育珍怪地中
藏玉觀曲枝而易辨淵內沉珠見圓流而可別神
通開士如意桑門振錫呪泉騰空舞鉢受丹仙客
汎急水而時來避官真人乘迴風而迴至徐考克
天台山修禪詩放生碑文

欽風味道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体和安樂行不法師抗
志名山栖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修籍甚徽猷
久承音德欽風已積味道為勞莫託舟航用披雲

霧故遣使人注波延屈希能輕舉以沃虛襟佇望
來儀不乖春意也晉王迎初書

早穗寒菱
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蒙瑩明珠早
穗寒菱盡沾甘露雖復時流歲永生滅不追行住
坐卧伏膺如在皇太子敬靈龕文

馴豹栖鷓
巖分蓮萼泉恣桃源仙窓夏冷禪室冬温玉塔馴
豹金刹栖鷓風和寶鐸空轉珠幡柳頌言智者禪

師碑文

綜經織緯
畫卦觀爻
蓋取隨時之象
綜經織緯會通為政之
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乃
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後問知仲尼弗語縱使絳
雪紫空玄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
乘雲也駕九色之玄龍游漢烏控三山之素鵠道
遙瑤台之上容與琳闕之間未窺解脫之門終趣
蓋纏之境以下皇甫毗玉泉寺碑文

高車大筏
白銀千尺之體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
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
悟入歸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焉普登常樂是以狻
猴建塔遂生切利之天野雁啣花復注彌陀之國
豈直日藏沙門孤游正道月光童子獨見如來四
生因茲度脫六道藉此昭蘇寔火宅之高車昏河
之大筏

委羽乘毛

委羽乘毛之國慕風化以來庭靈禽嘉貺之祥應圖書
而萃苑

成垣結乳

峯疑偃蓋巒似覆船巨力窮竒之象洪崖譎詭之
形崗曲抱而成垣水縈迴而結乳青楓動葉遠照
金霞翠柳瑤枝低臨玉沼猿吟白雲之上鸞啼碧

澆軀

斜通洞穴直注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露波投鼎

鼎浪瀉階堂飲腹消疴澆軀愈疾石柱銅樑之狀
影入蓮池桃源菊浦之花香浮柰苑可謂山類者
閣寺同離越似龍宮而出現疑鹿野以飛來

銀鷺

山連紫蓋江抱黃牛西臨月峽東接昭丘梅檀圍
繞琳碧環周春窓夏牖水殿山樓座吐芙蓉龕懸
石鏡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鷺徘徊錦鱗游泳騰
猴心靜怖鷓影定

那必精利驗得定

心竟白亭酥我餘髮難知難驚掛回難難我亦難

餘根器眾風香夏夏飄水為山對垂如芙蓉露露

山動蒼蓋五峰黃半西遊日無東卦部立難難園

難驚靈草柳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園寺同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難難人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無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釋禪波羅密法問 智者大師說

葯人和合 譬如仙葯人若服之即令得仙而葯之與人本各

非仙葯人和合則便有仙故葯受仙葯之名人受

仙人之稱若葯不因人不名仙葯人不因葯不名

仙人漏法漏心亦復如是和如不和如不和如不和

如篋如甌 譬如心觀如篋如甌如蜘蛛網漸微未身

諦心觀察見身如篋如甌如蜘蛛網漸微未身

一分皆盡

莫南葉氏寫書

上義下仁

身內心為大王上義下仁故居在百重之內出則
有前後左右官屬侍衛肺為司馬肝為司徒脾為
司空腎為大海中有神龜呼吸元氣行風致雨通
氣四支四支為民子左為司命右為司錄主錄人
命齊中太一君亦人之主柱天大將軍特進君王
主身內萬二千大神太乙有八使者八卦是也合
為九卿三焦闕元為左社右稷主姦賊上焦通氣
入頭中為宗廟王者于間治化若心行正法群下

皆隨則治正清夷故五臟調和六府通達四大安
樂無諸疾惱

五根對五臟

憂根對肝苦根對心喜根對肺樂根對腎捨根對
脾

四生四大性

一切卵生多是風大性身能輕舉故一切濕生多
是水大性因濕而生故一切胎生多屬地大性其
身重鈍故一切化生多屬火大性火體無而歟有

故重徒始一四生之氣火大壯火歸無而後有
四諦對五臟因蓋而主始一以強主之氣火大壯
集諦對肝因屬初生故苦諦對心果是成就故道
四諦對肺金能斷截故滅諦對腎冬藏之法已有還
無故一心已對脾開通四諦故

法界次第初門 智者大師撰

故依

歸者以反還為義反邪師還事正師故名歸依者
憑也憑心靈覺得出三塗及三界生死也

四無量心

一慈無量謂能與他樂二悲無量謂能拔他苦三
喜無量謂慶他得樂生歡喜心四捨無量謂于他

無憎無愛

四色勝處

謂青勝處黃勝處赤勝處白勝處若觀青色轉變自在少能多、能少光色照耀勝于背捨所見青相亦不起法愛是名青勝處也下三色類此
雌輒慈無量隨論與出樂二悲無量隨論與出苦三
佛住首楞嚴定常有世雄之德久已離于雌輒之心故所出音声能令一切聞者敬畏天魔外道莫不歸伏故名不女音亦稱聖事云爾也
如

六界次第
沙門
大觀

觀心論疏 沙門灌頂撰

滑相澀相

調息者坐時息之出入太利是滑相息出壅滯是息澀相若息亦不澀不滑是息調相也

息雖時若息亦不絕不前與息隨時進退外道
隨息若坐劫息之出入太師與前時息出聖歡長
氣時與時

隨心隨息也

智者大師別傳 灌頂撰

息不虛凝

勇于求法而貧于資供切栢為香栢盡則繼之以
栗卷簾進月之役則燎之以松息不虛凝言不妄
出

國清寺

初入天台歷遊山水吊道林之栢木慶曇光之石
龕訪高察之山路漱僧順之雲潭數度石梁屢降
南門荏苒淹流未議卜居常宿于石橋見有三人

皂纈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
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
日草舍尚難當于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
其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起此寺若成國
則清當呼為國清寺

采芬齋並日
若限歡之
心外息不
盡言不
息不盡
盡言不
息不盡

晉書大和限歡

永嘉集 唐沙門玄覺撰

禪波

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開妙典于三乘暢真詮于八
部所以發揮至蹟懸梵景于昏衢光闡大猷泛禪
波于欲浪 以下唐刺史魏靜序

心珠戒月

心珠道種瑩七淨以交輝戒月悲花耿三空而列

耀

玄眸智檝

玄眸積翳忽喪金鉀欲海洪濤遄沈智櫟
揚翅驚鈎

鑿玄之侶淨三受于心源滌穢之流掃七支于身
口無情罔侵塵葉有識無惱蝟螟幽澗未足比其
清飛雪無以方其素眷德若羽群揚翅望星月以
窮高棄惡若鱗衆驚鈎投江瀛而盡底以下集
鋤頭當枕

自到靈谿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
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

千里石花香果峯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
頭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
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忘道忘山

鬱鬱長林叢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崢
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
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
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
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

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
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寐也見山忘
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
若知陰入如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
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闕人山之喧寐耶
厭檻忻籠

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忻籠
也若能慕寐于喧市塵無非宴坐徵違納順怨債
由來善友矣

念塵惑霧

定水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何惑霧而不
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塗迴出如是則何
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于山谷者哉

橫席

孫氏霸吳託長江以圖天下劉宗王蜀憑劍閣欲定中原橫席爪牙卧龍威力各據一城志在相吞賢、弟子

僧睿少出家甚敏利為僧賢弟子年二十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說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朗謂賢曰睿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弟子也

代岳

東方太山漢言代岳陰陽交代故云代岳銅色人

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尋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世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

收珠捨玉

自從後漢迄我大隋其間譯經凡十六代所出之典諸大小乘或處經同緣人致別或時世异而人

出同或止一翻或復重譯無問人撰傳錄集記但
是一言讚述三寶語誠鄙野意在光揚疑妄偽真
註解論記依括群目稷稗皆在合彼金沙為其錄
體可謂蘭艾共篋龍蛇未分者焉故斯大乘菩薩
入藏唯緘經戒及阿毗曇譬圓淵採捕棄蜂收珠
荆嶺斲磨拾玉捐石解瑋瑁之文甲脫犀象之角
牙集群白于衆狐摘蒸羽于翡翠者也

慈悲道場懺法

折意挫情

不信之罪衆罪之上能令行人長不見佛相與今
日各自慷慨折意挫情生增上心起慚愧意

慢幢癡帆

建憍慢幢張愚痴帆隨無明流入生死海

顯果報

為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為人大富
從布施中來為人長壽從持戒中來為人端正從

忍辱中來為人勤修無有懈怠從精進中來為人
才明遠達從智慧中來為人音聲清徹從歌詠三
寶中來為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為人不
淨從猪中來慳貪不恕已者從狗中來很候自用
野從羊中來為人輕躁不能忍事從猕猴中來身體
腥臭從魚鱉中來為人含毒從蛇中來人無慈心
從虎狼中來罪之土

從意對韻

慈悲並州州去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宋沙門遵式述

行願四門

行願門者略開四門一者禮懺門二者十念門三
者繫緣門四者眾福門先禮佛懺悔淨除業障身
心皎潔故第一門如淨良田次修十念定心成行
立願要期植往生正因故第二門如下種子次使
繫心愛護長養滋發茅莖故第三門如注以膏雨
吹假眾福助令繁茂使速成花果故第四門如灌
以肥膩

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碍世尊以為總持第一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為侍者

分身四分
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
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切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
宮一分奉毗舍離城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
塔而供養之
九枝秀草

第三祖商那和修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

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
生則此草生于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

心白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于吒利國得優波鞠
多以為給侍因問耄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
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
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耄多曰我
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為
落髮受具

道人氣受具

第六祖彌遮迦者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
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嘆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
士為吾法嗣十丈師曰十丈師曰十丈師曰十丈
脅尊者為法嗣十丈師曰十丈師曰十丈師曰十丈
第十祖脅尊者本名難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左
右未嘗睡眠謂其脅不至席遂號脅尊者焉

第十祖富那夜奢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
鋸義木義

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師曰汝欲識
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
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
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
解馬鳴豁然省悟與師對曰亦非也師曰亦非也
心語意知不勝稱師始來中百身故于四雅於
龍樹見迦毗摩羅尊者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
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
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

即與度脫
佛性體相
龍樹尊者
謂衆曰此
之蓋以無
言訖輪相
謂衆曰此
之蓋以無
言訖輪相
謂衆曰此
之蓋以無
言訖輪相

藏教音聞卷四十二目錄

傳燈錄

報為木菌

芻尼

五百鶴衆

還珠

皮肉骨髓

五峯秀出

誰縛汝

道德風

信香

九白

壁觀

超然名之曰祖

影本響根

懶融

猶有這箇在

國一

鳥窠禪師

布毛侍者

密在汝邊

不見聞無盡

破灶墮

佛三不能

鷓去聞聲

風旛

楊柳為官

正劍不邪

尋思去

南岳出馬駒

磨磚作鏡

同証各契

一宿覺

他心通

文彩已彰

卧輪偈

石頭路滑

不吃是中丞福

翠竹黃花

我見是箇大蟲

一箭射一羣

真牧牛夫

捉虛空

更莫別求

如水中月

獨觸物外

三日耳聾

驢年

梅子熟也

百雜碎

金屑病眼

折牀會

漢南無以寫書

漢南無以寫書

萬卷書何處著

拳頭也不識

土地前下一分飯

救猫見

擲錫空中

倒立化

丹霞梳

打地

大小空

笑不休

一口吸西江

了事凡夫

骨人肉山

蚊子上鐵牛

自了漢

親遭一口

鑽故紙

不語通

得閑題一篇

岑大蟲

拋磚引玉

玄來多少時

子湖狗

出瓶鷺

臨濟小厮兒

錐也無

桃花悟道

多福一叢竹

一指禪

無位真人

陳蒲鞋

非衣功德主

君王之寶

汝甚有力

天然

燒佛

大朗小朗

雲在天水在瓶

披雲笑一聲

洪爐點雪

太驅

有把茅頭蓋

米裏有蟲

枯木衆人

我今不是渠

...

...

...

...

...

...

...

...

...

藏教音聞卷四十二

傳燈錄



報為木菌

迦那提婆尊者既得法後至毗羅國波有長者曰

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

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

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

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

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沾信施故報為木菌唯汝

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

道德風

僧伽難提尊者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眾身

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

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

芻尼

此云野

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于頂上佛既成道芻

尼受報為那提國王

信香

音蘭卷四十二

摩拏羅尊者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

在彼國教導鶴眾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

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异香成穗王曰

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

將至先降信香耳

五百鶴眾

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

印度以一白

我有何緣而感鶴眾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

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

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于食
等者于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
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
薄生于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衆相隨鶴勒那
聞語曰以何方便令波解脱尊者曰我有無上法
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
處寔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
飛鳴而去

九白

見上

還珠

師子比丘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老者引其子
聞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
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
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
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
瓊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
家

壁觀

達磨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
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皮月骨髓

達磨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
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
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
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
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
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

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超然名之曰祖

太守楊銜之問達磨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
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願師開示師即說偈曰亦
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
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
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五峯秀出

慧可大師其母感异光照室而生名之曰光出家
後于窳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
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
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
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
即如五峯秀出矣

影本響根

向居士幽栖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
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声来弄影勞

形不識形為影本揚教止嚮不知教是嚮根除煩
惱而趣涅槃踰去形而滅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
默教而尋嚮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
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
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寔何空何有將知
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

誰縛汝

沙弥道信禮僧璨大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
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

懶融
法融禪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之石室
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
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僧云此去山中十里來有
一懶融見人不起久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
見師端坐自若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
否師指後向云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繞庵唯
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
在少選祖卻于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

然祖曰猶有這箇在
猶有這箇在見上

國一

道欽禪師者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
禮一日師在內廷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
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
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
鳥窠禪師
道林禪師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

遂栖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
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
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往諸方學
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
是和尚佛法師于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
悟時謂布毛侍者
布毛侍者 見上
密在汝邊

道明禪師問盧行者曰願行者開示于我祖曰不

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向
目師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
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
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
不見聞無盡

道樹禪師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
色朴素言談詭異于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
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轂嚮師之學徒覩之
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窳無形影師告衆曰野

人作多色伎倆眩惑于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
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破灶墮
嵩岳破灶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岳
山塢有窟甚靈殿中唯安一灶遠近祭祠不輟烹
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窟以杖敲灶三下
云咄此灶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
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灶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
人青衣栽冠忽然設拜師前曰蒙師說無生法得

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
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等問師云某等
諸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師苦口直為某等灶神
得什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
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
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侍
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

佛三不能
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定滅定業佛能

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
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

鷓去無聲

庭樹鷓鳴相國杜鴻漸問無住禪師聞否曰聞鷓
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鷓去無聲云何言聞
師乃普告大衆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
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
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
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

風 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

慧能大師屆南海遇印宗法師于法性寺講涅槃
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刹幡聞二僧對論一
云幡動一云風動注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直以
風幡非動自心耳

楊柳為官

能大師曰吾後滅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
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雞楊柳為官

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
索聲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
傷具以賊事聞于州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
牒切加擒投五日于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
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于洪州開元寺受
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其取六祖大師首歸
海東供養

正劍不邪

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

宗主雖亡波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
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
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于方丈時行
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
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
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
甦求哀悔過即願出家

尋思去

六祖將示滅有沙弥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

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于
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
奚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耳第一座曰汝有師
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
自迷耳
南岳出馬駒
南岳懷讓禪師叅六祖曰西天般若多羅識汝
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竝在汝心不須速說
磨磚作鏡

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注問
曰大德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于
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磚作麼師曰磨作鏡一曰
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
成佛耶
同證各契
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
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
得吾眼善顧盼智遠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

人得吾鼻善知氣

神照

一人得吾舌善談說

巖峻

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

一宿覺

玄覺禪師詣曹谿初到振錫携瓶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

動豈有速耶祖嘆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

宿覺矣

他心通

慧忠國師者代宗迎止光宅精藍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驗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

通在什麼處

文彩已彰

忠國師一日喚侍者應諾如是三名皆應諾師曰

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

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

州云如人暗裡書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卧輪偈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

對鏡心不起菩提日長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

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

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石頭路滑

鄧隱峯辭馬祖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

石頭路滑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終到石

頭即繞禪牀一巾振錫一声問是何宗旨石頭云

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卻迴舉似于師云汝更去

見他道蒼天汝便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

是何宗旨石頭乃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

汝道石頭路滑

不喫是中丞福

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師云
若吃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翠竹黃花
馬鳴大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
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么無名字迷人不知法
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翠竹總是法身鬱
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
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筍應總吃法

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
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
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

我見是個大蟲

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
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個什麼宗
云似個猫兒宗卻問師云似個狗子宗又問南
泉云我見是個大蟲
一箭射一群

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
馬祖庵前過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
射絕個曰一箭射一個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
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絕個祖曰一箭射
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既知如
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
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

真牧牛
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

厨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
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

捉虛空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
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
空堂卻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
作忍痛声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
恁麼捉虛空始得
更莫別求

于頓相公問道通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
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頓容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
公失色師乃指云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公
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頓云應諾師云更莫別求
如水中月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
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
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
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

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
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隻林滅住世四十九人
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
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
體本無為迷情忘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
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化衆生猶如水中
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
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
宗

獨超物外

百丈山懷海禪師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為角立焉一夕三士隨侍馬祖玩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三日耳聾

再參馬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豎起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于舊處師良久祖云你

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遂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于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檀信請于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

驢年

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向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他恁麼地驢年去梅子熟也

大梅山法常禪師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
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
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裡住僧云馬師近日佛
法又別師作麼生別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
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
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云大眾梅子
熟也
百雜碎
龐居士問師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

向什麼處下口士云與麼則百雜碎也師云還我
核子來

金屑病眼

白居易問惟寬禪師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
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
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
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為病

折鉢會

如會禪師初謁徑山後叅大寂學徒既衆僧堂內

牀榻為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
萬卷書何處著

江州刺史李渤問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昇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個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拳頭也不識見上

土地前下一分飯

南泉普願禪師姓王氏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覩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什麼被鬼神覩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救猫見

師因東西兩堂各爭猫見師過之白衆曰道得即

救取猫見道不得即斬卻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見也

擲錫空中

隱峯禪師姓鄧氏元和中荐登五台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闔心頓息

倒立化

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還有倒立者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嘆無已師有妹為尼時在彼乃俯近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于人于是以手推之儼然而踣

丹霞梳

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來師乃豎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梳試道一句居士奪却拂子了卻自豎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梳

打地

忻州打地和尚自悔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

大小空

善覺禪師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

笑不休

洪州水潦和尚初叅馬祖如何是西來的意祖云禮拜著師終禮拜祖便與一蹋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竒也大竒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從一吃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一口吸西江

龐蘊居士叅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

樂頭共說無生話
了事凡夫

居士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寔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
骨人肉山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為山

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蓋人倫之鑒對云為山奇

絕可聚千五百眾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

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及見

典座靈祐云此正是為山主也

蚊子上鐵牛

雲巖問祐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蚊子上鐵牛

無汝下背處

自了漢

自黃檗希運禪師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
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捐笠
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波即
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這
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脰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
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親遭一口
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
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

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擗百丈吟大笑便歸上堂
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
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鑽故紙

陳讚禪師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
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
得

不語通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

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
得閑題一篇

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
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
才還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一篇何妨

岑大蟲

因庭前向日仰山云人盡有這個事只是用不
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蹋倒
仰山仰山云直下似個大蟲自此諸方謂為岑大

蟲

拋磚引玉

從諗禪師晚叅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
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拋磚引玉却引
得箇整子

玄來多少時

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
玄之久矣師云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

子湖狗

漢南葉氏寫書

漢南葉氏寫書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
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
命
出瓶鷲

宣州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鷲
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鷲和尚
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
臨濟小廝見

普化和尚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

佯狂出言無度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
僧堂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
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師遂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
聖師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云
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見却是一隻
眼

錐也無

仰山慧寂禪師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
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

桃花悟道

志勤禪師初在為山因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
來尋劍客絕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
至如今更不疑

多福一叢竹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
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一指禪

俱胝和尚擬棄庵住諸方叅尋其夜山神告曰不

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
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
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叅學僧到師唯舉
一指無別提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
禪一生用不盡

無位真人

臨濟義玄禪師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
真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
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僧

漢南葉氏真書
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陳蒲鞋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屨密置
于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
非衣功德主

越州龍興寺大殿墮壞衆請沙門曇彥重修彥曰
非貧道緣力也却後二百年有非衣功德主來興
此殿大作佛事寺衆刻石記之及期裴太守赴任
興隆三寶傾施俸錢修成大殿方曉彥師懸記無

武裴名肅相國休之父也

君王之寶

唐莊宗謂存獎禪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
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撲
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汝甚有力

希遷禪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
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
似這箇僧無對卻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

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
汝從南岳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者曰馬曰
天然
丹霞天然禪師往江西謁馬師未叅禮便入僧堂
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
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
號因名天然
燒佛

師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焚之人或說之師

大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

我乎

大朗小朗

澧州招提慧朗禪師時謂大朗長沙興國寺振朗

禪師時謂小朗

雲在天水在瓶

李翱問惟儼禪師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

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

披雲笑一轂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
東九十餘里居民盡謂東家明晨送相推問直至
葯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翱再贈詩曰
雲邊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
峯頂月下披雲笑一散

洪爐點雪點盡兩兩却歸木隨處將興國寺
大長髭曠禪師叅石頭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
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爐上一點雪

太驅云此禪師舍休入曰本願既成自體已空爾哉

曇晟禪師掃地次為山云太驅、生師云須知有

不驅、者

有把茅蓋頭

德山叅為山纔跨門揚袂而出為山晚間問大眾
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領僧
堂便去也為山問衆還識這阿師也無衆曰不識
為山曰是子將來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在
米裏有蟲

慶諸禪師抵大為山法會為米頭一日師在米寮

內篩米為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為山
于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個什麼處得
來師無對為山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
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
什麼處生為山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
米裏有蟲

枯木衆

師止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吃若株
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云太難主啊云既味

我今不是渠

良价禪師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
自注處得逢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應須
恁麼會方得契如

崔禪

存獎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定州善處來師曰將
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
禪處來

